

#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侧地点 2015年度发掘简报<sup>\*</sup>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摘要：**根据《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规划》的安排，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城牆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灰沟3条、土坑2个、灰坑14个，基本确认该地点为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城壕。月亮湾小城南城壕的确定，也进一步明确了西城牆南、北两段之间豁口作为水门的性质，这一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以及水运交通系统等的认识。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壕沟；水门

**Abstract:** Following *The 2011-2015 Archaeological Work Plan of Sanxingdui Site*, from December 2015 to June 2016,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Sanxingdui Museum, Guanghan, Sichuan conducted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south wall of Yueliangwan small town at Sanxingdui site, found a total of 3 ash ditches, 2 pits and 14 ash pits. It is basically confirmed that this site is the south city moat of Yueliangwan small town at Sanxingdui site. The moat was constructed during the fourth phase of Erlitou and the lower level period of Erligang at the latest, and it is likely that it was still in use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Yinxu.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outhern moat of Yueliangwan small town also further clarifies the nature of the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sections of the western city wall as a water gate. The water gate connects the outer moat of the western city wall of Sanxingdui with the southern moat of Yueliangwan small town, and may further extend eastward to the eastern moat of the city wall of Yueliangwan and the Cangbaobao moat, forming a well-developed waterway syste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ncient city of Sanxingdui, which may have served both defense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functions. This discovery furth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ttlement structure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the Sanxingdui site.

**Key Words:** Sanxingdui site, Yueliangwan small town, Moat, Water g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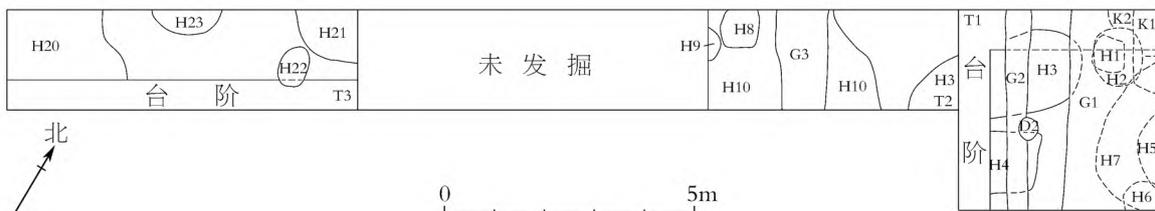
<sup>\*</sup>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戴家梁城牆研究”（项目编号：SC22EZD03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ZD2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1&ZD224）；四川省省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三星堆城牆营建过程研究”（课题编号：2021JDKY0018-02）。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东距市区约7千米（图一）。位于遗址核心区域的三星堆古城地处鸭子河南岸阶地，马牧河呈“几”字形自西向东横穿古城。历年的考古发掘已确认了三星堆古城的数段城墙，明确其“大城套小城”的基本格局<sup>[1]</sup>，其中西城墙北段南端向东转折，与新近确认的由青关山城墙<sup>[2]</sup>、真武宫城墙<sup>[3]</sup>组成的北城墙及月亮湾城墙北段共同围合成月亮湾小城<sup>[4]</sup>。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为明确月亮湾小城南城墙及其城壕的分布范围与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西城墙北段南端向东转折部分，亦即月亮湾小城南城墙残存的西段外（南）侧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二）。该地点西侧约60米即为西城墙南北两段之间的豁口，地理坐标北纬 $31^{\circ}0'14.35''$ ，东经 $104^{\circ}11'49.845''$ ，属于遗址总体区划的ⅡB2区。根据地形及城墙走向，本次发掘共布设三个探方，即2015GSⅡB2T1、2015GSⅡB2T2和2015GSⅡB2T3（以下均省略“2015GSⅡB2”），长轴方向为北偏东 $61^{\circ}$ ，与城墙垂直，T1长、宽均5米，T2和T3仅宽2米，T2长5米，T3长7米，实际发掘面积40平方米（图三、图四）。现将本次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 一 地层堆积与遗物

### （一）地层堆积状况

本次发掘地点文化堆积较厚，出土遗存丰富，所发掘的三个探方地层堆积情况也基本一致，可统一划分为14个地层堆积。现以T1东壁为例，简要介绍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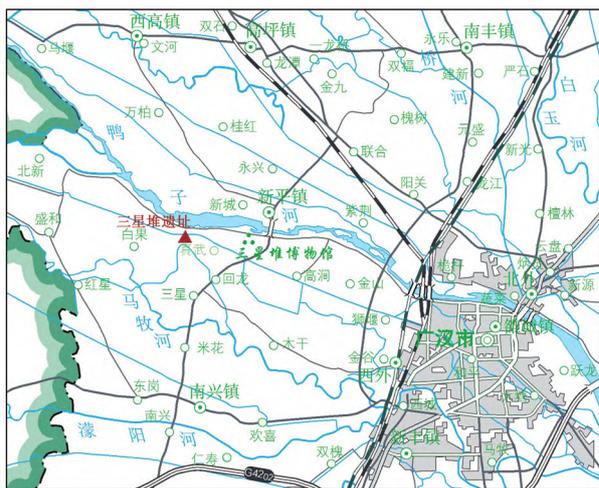


图三 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侧地点探方平面图

（图五、图六）。

第①层 全发掘区分布，厚0.06~0.1米。包含大量植物根茎。现代表土层。

第②层 灰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全发掘区分布，厚0.08~0.14米。包含少量陶瓷瓦片。



图一 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底图由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制，审图号：图川审（2016）027号]



图二 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图四 发掘区（西南→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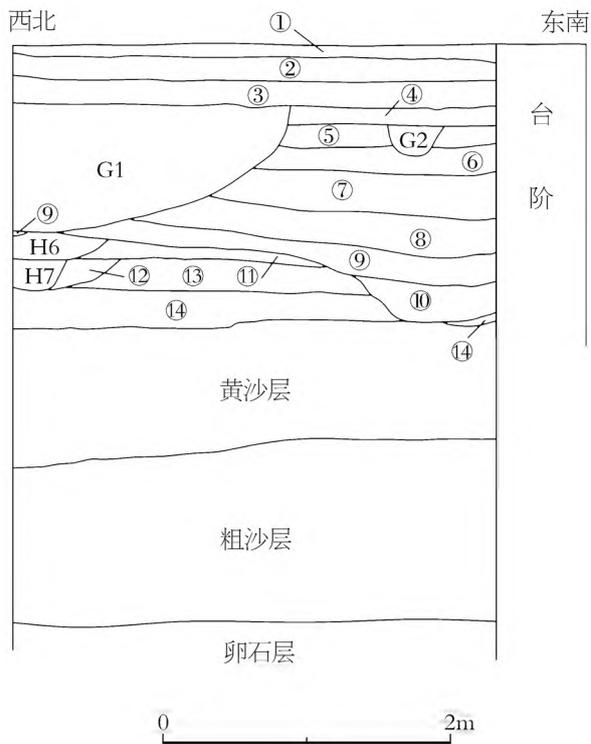
为耕土层。

第③层 黄色黏土，土质致密。全发掘区分布，厚0.09~0.21米。包含零星陶片及布纹瓦、汉砖、残石壁等。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G1。为汉代堆积层。

第④层 黄色黏土，土质致密。全发掘区分布，厚0.1~0.19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达83.46%，泥质陶仅有16.54%。陶色以褐和灰褐色为主，少见灰陶和黑皮陶。陶片以素面为主，所占比例达96.74%，偶见绳纹、旋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和高柄豆为主。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D2、G2。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⑤层 黄色黏土，略含沙，土质较致密。全发掘区分布，厚0.15~0.22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达73.71%，泥质陶仅占26.29%。陶色以灰褐色和褐色为主，但黑皮陶的比例超过了20%，灰色陶的比例也超过了10%。陶片以素面为主，所占比例达97.23%，偶见带有纹饰者。可辨器型有高领罐、小平底罐、圈足罐、敛口瓮、子母口壶、高柄豆、尖底杯和豆形器等。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⑥层 黄褐色黏土，夹杂较多褐斑，含沙较重。全发掘区分



图五 T1东壁剖面图

布，厚0.15~0.24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分夹砂和泥质两类，以夹砂陶居多，比例达82.29%，泥质陶仅有17.71%。陶色以灰褐和褐色为主，黑皮陶也占很大比重，少见灰陶。陶片几乎全为素面，零星发现饰有旋纹、划纹者。可辨器型主要有高领罐、小平底罐、圈足罐。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H1。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⑦层 黄色黏土，黏性较大。全发掘区分布，厚0.1~0.43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分夹



图六 T1东壁剖面（西北→东南）

砂和泥质两类，其中绝大多数为夹砂陶，比例达92.57%，泥质陶仅占7.43%。陶色以黑皮陶、灰褐、褐色为主，灰陶仅占10%左右。陶片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旋纹、绳纹、附加堆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圈足、高柄豆为主。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⑧层 黄色黏土，颜色较第⑦层稍深，土质纯净。全发掘区分布，厚0.05~0.38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其中夹砂陶比例达88.53%，泥质陶比例为11.47%。陶色以黑皮褐胎、灰褐、褐色为主，少见灰陶和红褐陶。陶片以素面为主，比例达94.51%，少量饰旋纹、附加堆纹、绳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圈足等为主。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H8、H9、H21。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⑨层 黑色黏土，土质松软，黏性极大。全发掘区分布，厚0.05~0.22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其中夹砂陶占比达91.42%，泥质陶仅占8.58%。陶色以黑皮褐胎陶为主，其次是灰褐和褐陶。陶片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旋纹、绳纹、附加堆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为主，其次为子母口壶、器盖、圈足等。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H2、H3、H5、H6、H20、H22、H23、K1、K2。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⑩层 黑灰色黏土，黏性较大。基本全发掘区分布，仅靠近发掘区北部边缘区域未分布，厚0~0.32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其中夹砂陶比例达82.78%，泥质陶仅占17.22%。陶色以黑皮褐胎、灰褐和褐色为主，少见灰陶和红褐陶。陶片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旋纹、绳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为主，其次为圈足罐和子母口壶等。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G3、H4、H10。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⑪层 灰褐色黏土，黏性较大。散布在发掘区中部偏北，厚0~0.2米。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类，绝大多数为夹砂陶，比例达92.37%，泥质陶仅

占7.63%。陶色以黑皮褐胎、褐和灰褐色为主，少见灰陶和红褐陶。陶片以素面为主，比例达97.04%，偶见饰旋纹和绳纹者。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和高柄豆为主。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H7。为商周时期堆积层。

第⑫层 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紧密。仅分布在发掘区西北部，厚0~0.28米。该层较纯净，包含零星陶片。为河泥淤积层。

第⑬层 黄褐色黏土，颜色较第⑫层稍浅，含沙较重。基本全发掘区分布，仅南部区域未分布，厚0~0.26米。出土遗物极少，仅30片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类，以夹砂为主。陶色以黑皮褐胎、褐和灰褐为主。陶片绝大多数为素面，仅见两片带旋纹的。可辨器型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和溜肩盆。为河泥淤积层。

第⑭层 黄褐色黏土，夹杂较多褐斑，土质较紧密。基本全发掘区分布，仅南部靠近发掘区边缘位置未分布，厚0.06~0.26米。极纯净，无包含物。为河泥淤积层。

第⑮层之下依次为黄沙层、粗沙层和卵石层。未完全发掘，发掘厚度0.75~0.85米。极纯净，无包含物。

## (二) 各层出土典型遗物

### 1. 第④、⑤、⑥、⑧层

#### (1) 陶器

圈足罐 4件。均为夹砂陶。保存状况较差，仅存圈足或口沿。素面。标本T3⑥：5，黑皮褐陶。侈口，方圆唇，唇部突出似矮直口。口径20.1、残高4.2厘米（图七：1）。标本T1⑥：4，灰褐陶。仅存口沿。敞口，卷沿，沿面微内弧，方唇，圆肩。口径20、残高3厘米（图七：2）。

尖底杯 3件。均为泥质灰陶。残存腹部。尖底。素面。标本T1⑤：2，腹部斜收，折棱较低且不明显。残高2.4厘米（图七：4）。标本T3⑥：2，腹部折棱明显。腹径6.2、残高2厘米（图七：5）。

#### (2) 石器

石璧坯料 2件。T3⑧：13，残断，平面呈

扇形。两面均经打磨，靠近边缘处有多个片疤。在断面一侧残留有一段弧形的单面钻孔痕迹，孔径上大下小。好径3.1、肉宽3.3、厚0.9厘米（图七：6）。T3⑧：11，残断，平面略呈半圆形。两面打磨平坦，有多道斜向擦痕，石壁边缘稍经磨制，仍有少量琢打痕迹。在断面一侧残留有一小段弧形钻孔痕迹。好径2.7、肉宽4.1、厚1厘米（图七：9）。

残石器 1件。T1④：1，残断，平面略呈三角形。一面稍经磨制，较平滑；另一面为岩石自然断面。两侧边中，一侧边经磨制，较薄；另一侧边残断，修整情况不明。长5.2、宽4.5、厚0.9厘米（图七：10）。

石器废料 2件。T3⑧：14，一侧残断。平面略呈长方形，一面较平，似经磨制；另一面琢制，不见磨制痕迹，且该面边缘明显经过琢制减薄，边缘锋利。残长11.6、宽7.3、厚2.5厘米（图七：3）。T3⑧：12，残断，条状。一侧边经磨制。长5、宽1.4、厚0.45厘米（图七：7）。

石铎 1件。T3⑧：15，顶部残断，仅存下端刃部，平面略呈长方形。两面打磨光滑，一面较平，一面略弧，两侧边平直，单面弧刃。残长2.5、刃宽4.3、厚0.7厘米（图七：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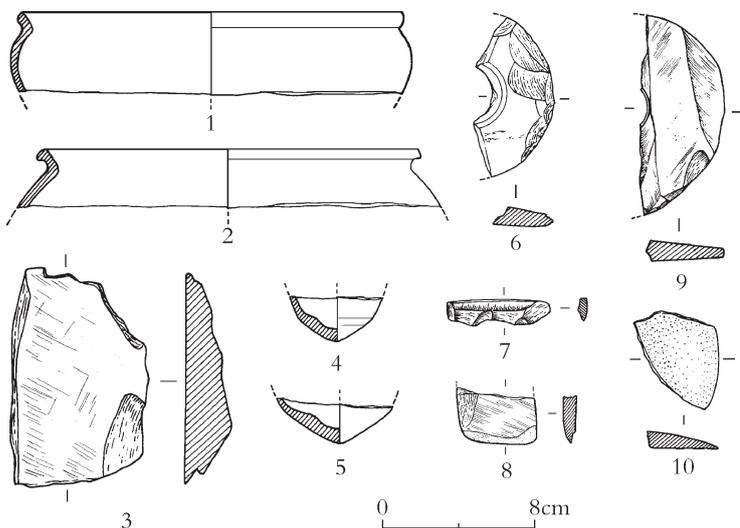
## 2.第⑨层

### (1) 陶器

高领罐 1件。T1⑨：90，夹砂灰褐陶。残存口沿和领部。敞口，窄平折沿，尖圆唇，高领微束，领部往下逐渐外斜。素面。口径18、残高6厘米（图八：2）。

深腹罐 1件。T1⑨：56，夹砂灰褐陶。仅存口部和肩部残片。侈口，卷沿，沿面微内弧，微束颈，溜肩。口部和肩部均饰粗绳纹。口径32、残高4厘米（图八：10）。

小平底罐 29件。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侈口。标本T1⑨：125，夹砂灰褐陶。修复复原。口沿变高，尖圆唇，窄溜肩。素



图七 第④、⑤、⑥、⑧层出土器物

1、2.圈足罐（T3⑥：5、T1⑥：4） 3、7.石器废料（T3⑧：14、T3⑧：12） 4、5.尖底杯（T1⑤：2、T3⑥：2） 6、9.石壁坯料（T3⑧：13、T3⑧：11） 8.石铎（T3⑧：15） 10.残石器（T1④：1）

面。口径13.2、底径3、高9厘米（图九：1、图一〇：8）。标本T1⑨：124，夹砂黑皮褐胎陶。修复复原。尖圆唇，窄耸肩。素面。口径13.5、底径3.5、高8.6厘米（图九：2、图一〇：1）。标本T1⑨：126，夹砂灰褐陶。修复复原。卷沿，尖圆唇，耸肩。素面。口径12.8、底径3.1、高7厘米（图九：3、图一〇：11）。

圈足罐 5件。均为夹砂陶。多残存口部。标本T1⑨：49，灰陶。残存口部。卷沿，方唇，圆溜肩。素面。口径16.5、残高5.8厘米（图八：8）。标本T1⑨：85，黑皮灰陶。残存口部。口部微侈，沿面微斜直，方圆唇，溜肩。肩部饰绳纹。口径16、残高6.6厘米（图八：9）。

豆形器 10件。标本T3⑨：5，夹砂灰褐陶。残存盛部下端和柄部。盛部外壁夹角较锐，中间有一圆孔，和柄部连通，柄部较粗，与盛部相接处稍细。素面。柄径3.2、残高14厘米（图一〇：3）。标本T1⑨：9，泥质黑皮灰胎陶。残存部分盛部。腹部高瘦。素面。残高7厘米（图一〇：4）。标本T1⑨：101，泥质黑陶。残存圈足。圈足斜直微束，底部外侈微卷。饰两道弦纹。底径11.2、残高5.4厘米（图一〇：7）。

高柄豆 16件。多残存部分豆柄或圈足。标本T1⑨：89，夹砂灰陶。残存部分豆柄。直筒状，柄部很粗，中部有一镂孔。柄径7.2、残高19.4厘米（图一〇：6）。标本T1⑨：12，泥质黑皮褐胎陶。残存部分豆柄。高瘦柄，中部明显鼓起。底部饰两道弦纹。柄径3、残高20厘米（图一〇：9）。

子母口壶 5件。均为夹砂陶。子母口。素面。标本T1⑨：27，灰陶。口部微内敛，圆唇，近直颈，上部微外鼓，肩部饰半圆形小耳。口径16、残高8厘米（图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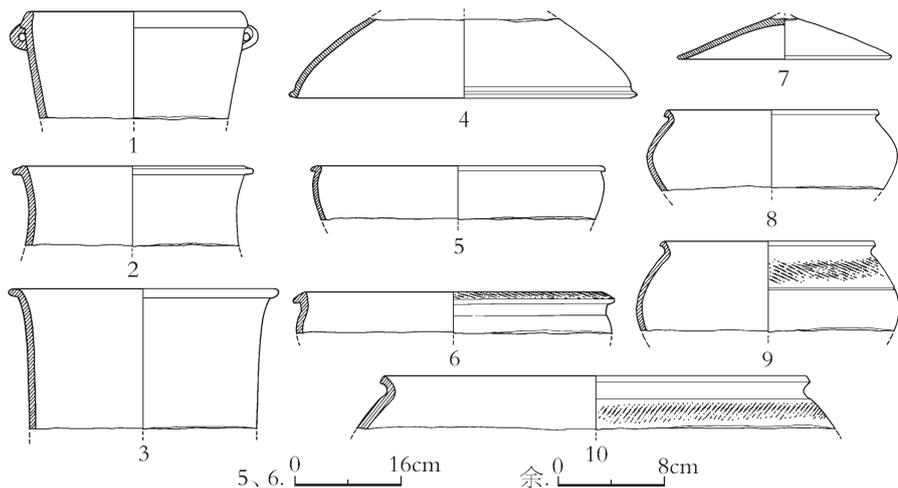
敞口壶 2件。均为夹砂陶。敞口。素面。标本T1⑨：39，灰褐陶。残存口部和颈部。卷沿，圆唇，长颈较直。口径20、残高10.4厘米（图八：3）。

侈口缸 1件。T3⑨：7，夹砂褐陶。残。侈口，折沿较宽且向下斜，圆唇，斜直领。沿面饰斜向绳纹。口径48、残高6厘米（图八：6）。

溜肩盆 7件。均为夹砂陶。侈口，圆唇或尖圆唇，溜肩。标本T1⑨：88，褐陶。仅存口部和肩部。窄折沿，沿面较平，圆唇。素面。口径44、残高8厘米（图八：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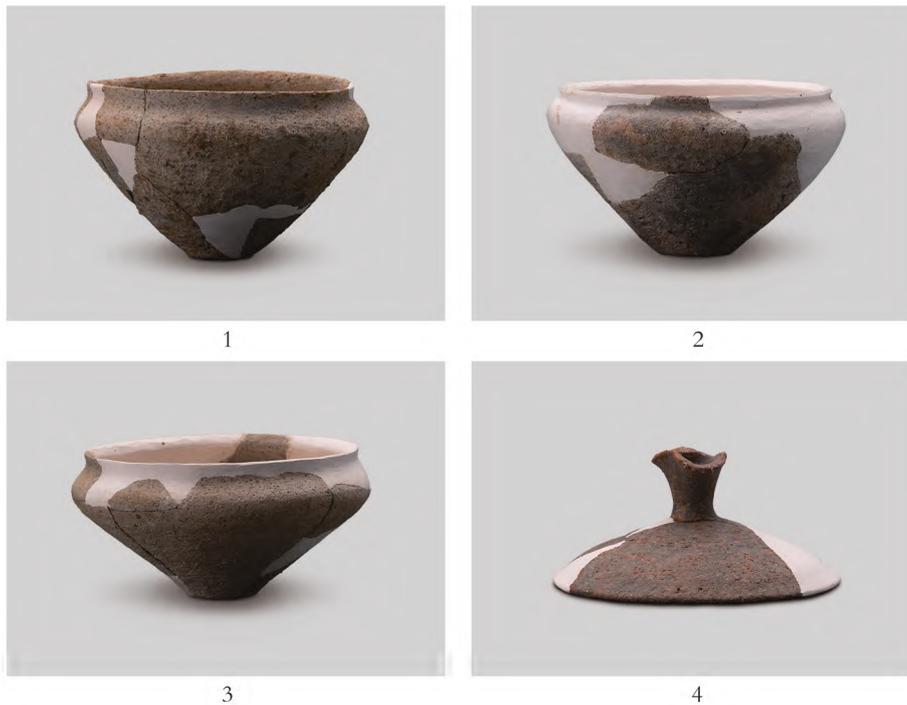
器盖 24件。标本T1⑨：38，泥质灰陶。残存纽部。圆圈状纽，

细长颈，敞口外卷。素面。残高5.4厘米（图一〇：2）。标本T1⑨：52，夹砂黑褐陶。残存纽部。圆圈状纽，短颈，敞口微卷。素面。残高2.4厘米（图一〇：5）。标本T1⑨：72，夹砂灰褐陶。残存部分盖腹。斜鼓腹，近口部微内收，方圆唇，唇外侧加厚。素面。盖径26.4、残高6厘米（图八：4）。标本T3⑨：16，泥质褐陶。残。斜腹外鼓，圆唇。顶部饰三道同心圆



图八 第⑨层出土陶器

1. 子母口壶 (T1⑨：27) 2. 高领罐 (T1⑨：90) 3. 敞口壶 (T1⑨：39) 4、7. 器盖 (T1⑨：72、T3⑨：16) 5. 溜肩盆 (T1⑨：88) 6. 侈口缸 (T3⑨：7) 8、9. 圈足罐 (T1⑨：49、T1⑨：85) 10. 深腹罐 (T1⑨：56)



图九 第⑨层出土陶器

1~3. 小平底罐 (T1⑨：125、T1⑨：124、T1⑨：126) 4. 器盖 (T1⑨：123)

圈纹。盖径16、残高3厘米(图八:7)。标本T1⑨:123,夹砂黑皮褐胎陶。保存较好。器纽敞口,窄平沿,尖圆唇,由圆圈状纽捏口部三处位置制作形成,形似花瓣状,细高颈。底口方唇,斜腹微鼓。腹上部施两道弦纹。盖径15.7、高8厘米(图九:4、图一〇:12)。

### (2) 石器

砺石 2件。标本T1⑨:129,平面呈不规则形,较厚。两面均经打磨,微凹。长7.8、宽8.4、厚2.3厘米(图一〇:13)。

石壁坯料 1件。T3⑨:18,残断,平面略呈扇形。两面均经打磨,有多道擦痕,其中一

面近边缘处有多个片疤,疑似去薄所致。在断面一侧,残留有一段弧形的单面钻孔痕迹,孔径上大下小。好径3.1、肉宽1.9、厚0.8厘米(图一〇:10)。

### 3. 第⑩、⑪、⑬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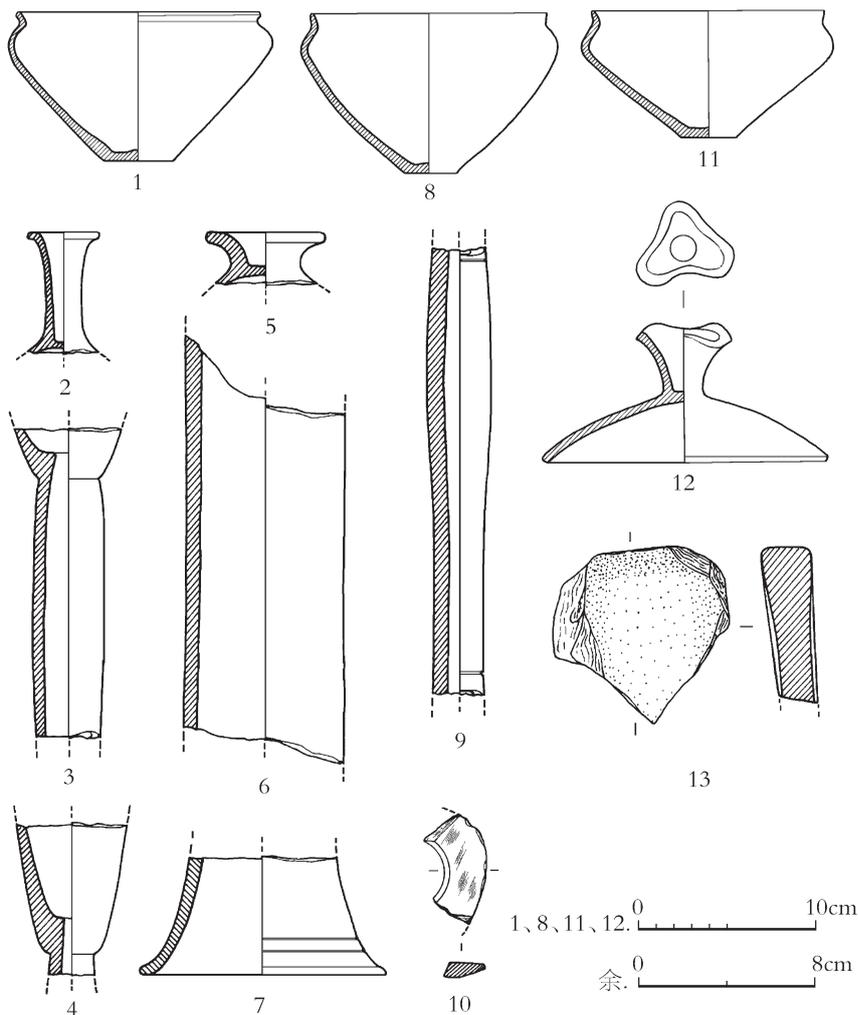
#### (1) 陶器

小平底罐 22件。均为夹砂陶。卷沿。素面。标本T1⑩:84,褐陶。保存较好,可复原。敞口,沿面内弧,方唇,窄耸肩,斜腹,小平底。口径15.3、底径3.2、高9.5厘米(图一一:7、图一二:1)。标本T1⑩:26,黑皮褐胎陶。仅存口部和肩部残片。侈口,圆唇,

窄耸肩。口径16、残高4.2厘米(图一一:8)。标本T1⑩:20,灰褐陶。底部残。侈口,尖圆唇,窄耸肩。口径14、残高6.4厘米(图一一:9)。标本T1⑩:15,灰褐陶。保存较好。敞口,圆耸肩,斜腹,小平底。口径15.8、底径4.7、残高9.2厘米(图一二:2、图一三:1)。标本T1⑩:1,灰陶。残存口部及上腹部。侈口,圆溜肩,肩部较高。口径16、残高5.8厘米(图一三:2)。标本T1⑬:1,夹砂褐陶。保存状况较差,缺口部。圆溜肩,器底较大。底径4、残高8厘米(图一三:3)。

圈足罐 9件。夹砂陶。仅存口部和肩部残片。侈口,卷沿。标本T1⑩:32,褐陶。方唇,唇面有一道浅凹槽,圆肩。肩腹部施横向粗绳纹。口径24、残高7.4厘米(图一一:3)。

敛口瓮 6件。均为夹



图一〇 第⑨层出土器物

1、8、11. 小平底罐(T1⑨:124、T1⑨:125、T1⑨:126) 2、5、12. 器盖(T1⑨:38、T1⑨:52、T1⑨:123) 3、4、7. 豆形器(T3⑨:5、T1⑨:9、T1⑨:101) 6、9. 高柄豆(T1⑨:89、T1⑨:12) 10. 石壁坯料(T3⑨:18) 13. 砺石(T1⑨:129)

砂陶。仅存口部和肩部残片。敛口，方唇。标本T1⑩：59，黑皮褐胎陶。唇面微内弧，圆肩。唇外部和肩部均饰粗绳纹。口径30、残高4厘米（图一一：1）。标本T1⑩：65，褐陶。圆肩。唇外部和肩部均饰粗绳纹。口径24、残高4.2厘米（图一一：2）。标本T1⑩：3，灰褐陶。唇上有一道浅凹槽，圆腹。素面。口径32、残高6.8厘米（图一三：5）。标本T1⑩：8，灰褐陶。方唇外部加厚，溜肩，鼓腹。肩腹部饰细绳纹。残高5.4厘米（图一三：6）。

豆形器 5件。标本T1⑩：69，泥质黑皮灰胎陶。仅存盛部残片。敞口，尖圆唇，斜腹微鼓。素面。口径24、残高4.4厘米（图一一：4）。标本T3⑩：2，泥质灰褐陶。残存盛部下端。整体粗大厚重，外壁夹角较钝。素面。残高2.4厘米（图一一：5）。

高柄豆 15件。标本T1⑩：72，泥质灰褐陶。仅存豆柄和圈足残片。柄部细高，与圈足一体，形似喇叭状，圈足部斜直腹。豆柄和圈足交界处有两道弦纹。柄径3.2、残高15厘米（图

一一：6）。

宽沿盆 1件。T1⑩：12，泥制灰陶。残存口部。侈口，宽折沿，沿面微鼓，方圆唇。素面。口径30、残高2.4厘米（图一三：4）。

高圈足杯 4件。标本T1⑩：74，夹砂黑皮灰胎陶。仅存盛部残片。敞口，尖唇，斜直腹。口外部饰一道弦纹。口径14、残高6.4厘米（图一一：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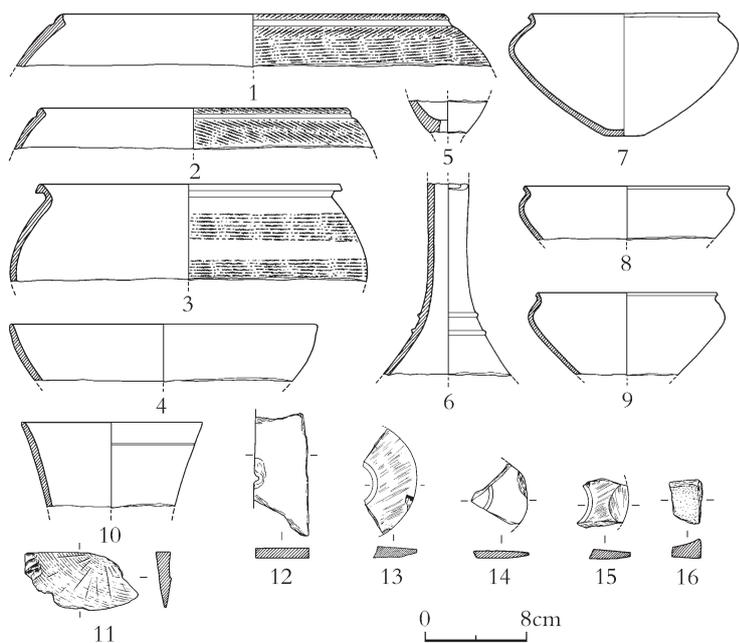
## （2）石器

砺石 3件。标本T3⑩：17，平面呈不规则形，较薄。其中一面经打磨，略向下凹。长3.6、宽2.2、厚1.6厘米（图一一：16）。

石片 1件。T3⑩：15，羽状，台面较小，有明显的同心波纹。石片尾部稍经修整，边缘呈波浪状。长4.7、宽7.7、厚1.2厘米（图一一：11）。

坯料 1件。T1⑩：86，残断，平面呈不规则形，较薄。两面均经打磨，可见多道不规则擦痕，在经打磨过的一侧面，存在一单面琢打形成的凹缺。长9.5、宽4.3、厚0.9厘米（图一一：12）。

石璧坯料 4件。T3⑩：15，残存约三分之一。两面均经磨制，一面磨平，一面边缘略有琢制。侧面同样磨平。单面钻孔，孔径上大下小。好径3.8、肉宽3、厚1厘米（图一一：13）。T1⑩：85，残断，平面略呈扇形。两面和边缘稍经打磨，在一面上可见轻微的弧形钻孔痕迹，未钻透。残长4.7、残宽4.4、厚1厘米（图一一：14）。T3⑩：14，残损严重，平面呈不规则形。两面均经打磨，在一面上可见多道斜向擦痕。在断面一侧，残留有一段弧形钻孔痕迹。肉宽2.8、厚0.8厘米（图一一：15）。T1⑩：16，保存较好，整体打造成圆形。琢制痕迹明显，在两面上仍可见多个片疤，未见磨制及钻孔痕迹。直径7.5、厚1.1厘米（图一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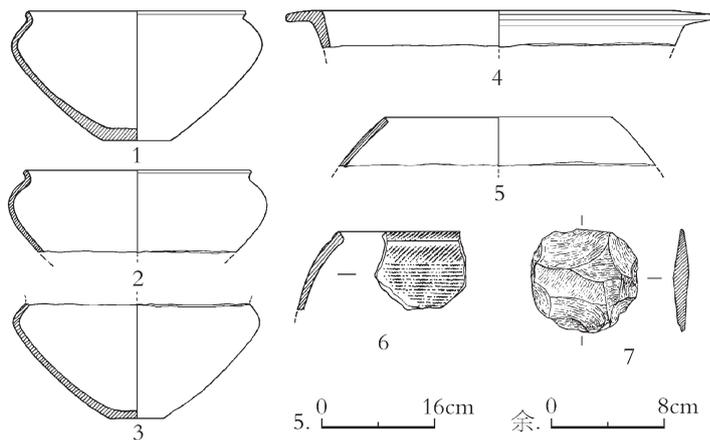


图一一 第⑩层出土器物

1、2. 敛口瓮（T1⑩：59、T1⑩：65） 3. 圈足罐（T1⑩：32） 4、5. 豆形器（T1⑩：69、T3⑩：2） 6. 高柄豆（T1⑩：72） 7~9. 小平底罐（T1⑩：84、T1⑩：26、T1⑩：20） 10. 高圈足杯（T1⑩：74） 11. 石片（T3⑩：15） 12. 坯料（T1⑩：86） 13~15. 石璧坯料（T3⑩：15、T1⑩：85、T3⑩：14） 16. 砺石（T3⑩：17）



图一二 第⑩、⑪层出土小平底罐  
1.T1⑩:84 2.T1⑪:15



图一三 第⑩、⑪层出土器物

1~3.小平底罐(T1⑩:15、T1⑩:1、T1⑪:1) 4.宽沿盆(T1⑩:12)  
5、6.敛口瓮(T1⑩:3、T1⑩:8) 7.石壁坯料(T1⑩:16)

## 二 典型遗迹单位

本次发掘的灰坑、灰沟、土坑等遗迹较多，以灰坑为主，遗迹遍布全区，尤以靠近城墙的北部更为集中，现将典型遗迹单位分述如下。

### (一) 灰沟

G3 位于T2中部偏南，两端延伸进东西壁。开口于⑩层下，打破H10。坑口距地表1.5米。探方内平面呈长条形，直壁，平底，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长2、宽0.8~0.98、深0.11~0.18米(图一四)。填土为黑色黏土，夹杂大量炭屑。出土较多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达76.42%，泥质陶仅占23.58%。陶色以褐色和灰褐色为主，但黑皮褐胎陶的比例高达26.2%。陶片以素面为主，所占比例达91.27%，偶见零星绳纹、旋纹、镂孔陶片。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为主，另有少量器盖、圈足、尊形器、敞口缸、侈口缸、敞

口壶、小平底盘、豆形器等。

圈足罐 1件。G3:11，夹砂褐陶。仅存口部和肩部残片。侈口，卷沿，方唇，溜肩。沿下和肩部饰绳纹。口径16、残高5厘米(图一五:6)。

豆形器 1件。G3:3，泥质黑皮褐胎陶。仅存盛部下端。斜腹微鼓，底部较小，中间留有一个圆孔。素面。残高3.6厘米(图一五:9)。

高柄豆 5件。标本G3:1，泥质黑皮灰胎陶。仅存豆柄残片。圆柱状粗柄，上下等粗。圈足上有一道弦纹。柄径6、残高14厘米(图一五: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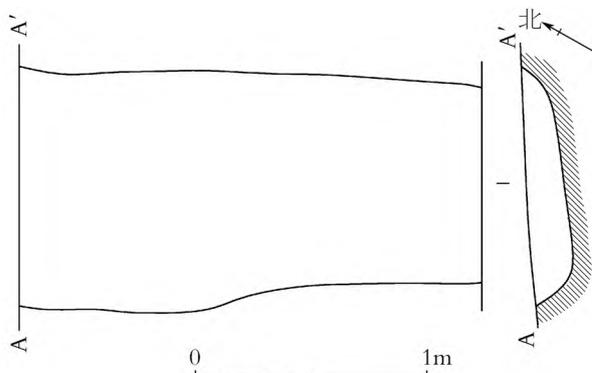
侈口缸 2件。标本G3:19，夹砂灰褐陶。仅存口部及肩部残片。侈口，卷沿微折，方唇，唇外侧起勾，斜直腹。唇面及腹部饰粗绳纹。口径22、残高3厘米(图一五:7)。

尊形器 2件。标本G3:10，夹砂褐陶。仅存口部。敞口，卷沿外翻，尖圆唇。素面。口径28、残高6厘米(图一五:4)。

### (二) 灰坑

#### 1.H1

位于T1西北部。开口于⑥层下，被G1打破。坑口距地表约0.94米。平面近圆角方形，弧壁，圜底，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边长约0.7~0.76、深0.24米(图一六)。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出土陶片较多，分夹砂和泥质两种，



图一四 G3平、剖面图

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达90.06%,泥质陶仅占9.94%。陶色以灰褐色和褐色为主,但黑皮陶的比例高达24.79%。陶片以素面为主,所占比例达98.29%,偶见零星绳纹、旋纹陶片。可辨器型以圈足罐、高领罐为主,另有零星敛口瓮、尖底杯等。

**高领罐** 3件。均为夹砂陶。保存状况较差,仅存口沿。侈口,1~3.高领罐(H1:5、H1:6、H1:1)4.尊形器(G3:10)5、6.圈足罐唇部宽圆,高领。素(H1:3、G3:11)7.侈口缸(G3:19)8.敛口瓮(H1:2)9.豆形器(G3:3)面。H1:5,黑褐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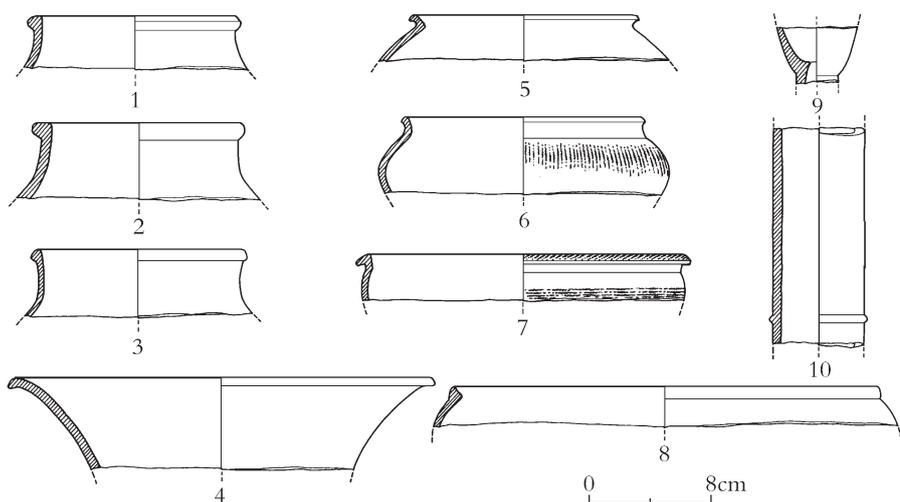
口径14、残高3.6厘米(图一五:1)。H1:6,灰褐陶。口径14、残高5厘米(图一五:2)。H1:1,褐陶。口径14、残高4.4厘米(图一五:3)。

**圈足罐** 3件。均为夹砂陶。保存状况较差,仅存口沿或圈足。素面。标本H1:3,灰褐陶。仅存口沿。敞口,卷沿,沿面内弧明显,方唇,圆耸肩。口径15.2、残高3厘米(图一五:5)。

**敛口瓮** 2件。均为夹砂陶。保存状况较差,仅存口沿。敛口,方圆唇,窄溜肩。素面。标本H1:2,灰褐陶。唇部整体突出于肩部。口径28、残高2.4厘米(图一五:8)。

### 2.H3

位于T1西南部,部分延伸进南壁及T2北部。开口于⑨层下。坑口距地表1.68米。平面呈椭圆形,斜壁,平底,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最长径3.57、最短径1.43、深0.25米(图一七)。填土为灰黑色黏土,土质较松软,黏性较大。出土大量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达92.32%,泥质陶仅占7.68%。陶色以黑皮陶为主,占比高达51.29%,其中黑皮褐胎陶占比为46.89%,其次为褐色和灰褐色,所占比例分别为18.32%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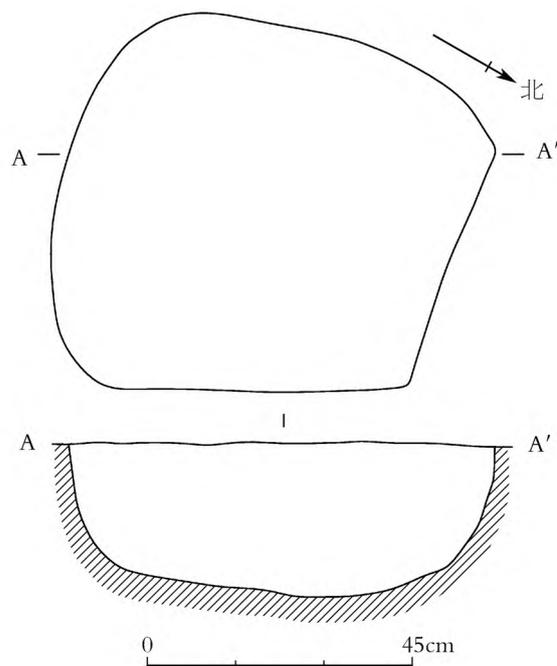


图一五 G3、H1 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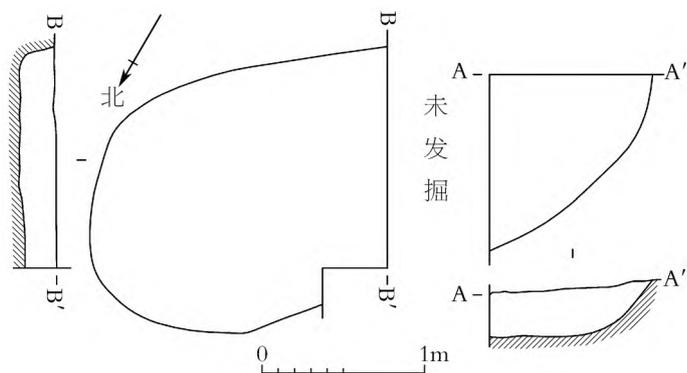
17.58%。陶片以素面为主,所占比例达91.82%,主要纹饰有旋纹、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为主,其次为圈足罐、高柄豆、豆形器,另有少量敛口瓮、侈口缸、溜肩盆、深腹盆、敞口壶、子母口壶、细颈壶、小平底盘、高圈足杯、盃、器盖、圈足等。

**圈足罐** 6件。均为夹砂陶。仅存口部和肩部。侈口,卷沿,方唇。标本H3:39,灰

陶。口径15.2、残高3厘米(图一五:5)。



图一六 H1 平、剖面图



图一七 H3 平、剖面图

褐陶。沿面微内弧，斜溜肩。肩部饰交错细绳纹。口径24、残高4.8厘米（图一八：1）。标本H3：1，黑皮褐陶。斜溜肩。肩部饰交错细绳纹。口径24、残高5.6厘米（图一八：2）。

敛口瓮 1件。H3：46，夹砂灰褐陶。残存口部及上腹部。敛口，尖唇，圆溜肩，鼓腹，肩腹部交接处残存一对舌状小龛。唇外下端饰一道凹弦纹，唇外侧及肩部饰细绳纹，龛上部饰麦粒状戳印纹。口径24、残高10厘米（图一八：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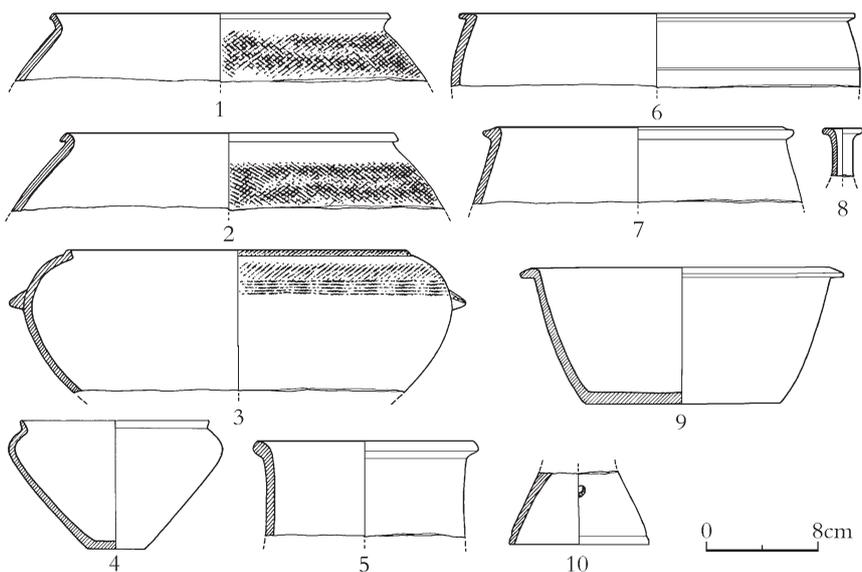
敞口壶 1件。H3：29，夹砂黑皮褐陶。仅存口沿和颈部。敞口，卷沿，圆唇，颈部高直。素面。口径16、残高6.8厘米（图一八：5）。

溜肩盆 3件。均为夹砂陶。仅存口部和肩部。侈口，窄折沿。标本H3：14，灰褐陶。尖圆唇，斜溜肩。肩部饰一道弦纹。口径28、残高5.2厘米（图一八：6）。标本H3：35，黑皮褐陶。沿面略内凹，尖唇，溜肩。肩部饰三道弦纹。口径22、残高5.2厘米（图一八：7）。

浅腹盆 1件。H3：48，夹砂褐陶。较完整。敞口，窄折沿，圆唇微外卷，斜腹外鼓，腹较浅，中部有一小龛。素面。口径23.4、底径14、高9.5厘米（图一八：9、图一九：2）。

小平底罐 7件。标本H3：49，夹砂灰褐陶，夹粗砂颗粒。侈口，圆唇，颈部较短，圆肩稍耸，斜直腹。口径13.3、肩径15.3、底径4、高9.9厘米（图一八：4、图一九：1）。

器盖 6件。标本H3：28，夹砂灰陶。残存纽部。圆圈状纽，细长颈，沿面外卷明显。素面。残高3.4厘米（图一八：8）。



图一八 H3 出土陶器

1、2. 圈足罐 (H3：39、H3：1) 3. 敛口瓮 (H3：46) 4. 小平底罐 (H3：49)  
5. 敞口壶 (H3：29) 6、7. 溜肩盆 (H3：14、H3：35) 8. 器盖 (H3：28)  
9. 浅腹盆 (H3：48) 10. 圈足 (H3：22)



图一九 H3 出土陶器

1. 小平底罐 (H3：49) 2. 浅腹盆 (H3：48)

圈足 4件。均为夹砂陶。标本H3:22, 褐陶。残。斜直腹, 近底部微内收, 圆唇加厚。近连接处饰圆形镂孔。足径10、残高5厘米(图一八: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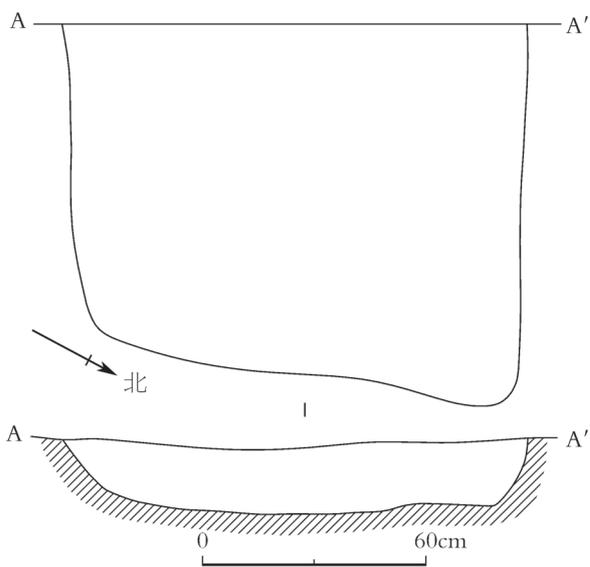
### 3.H4

位于T1东南部, 部分延伸进南壁。开口于⑩层下。坑口距地表1.88米。平面呈长方形, 斜壁, 平底, 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长1.23、宽0.83~1.04、深0.18米(图二〇)。填土为灰黑色黏土, 土质松软, 黏性较大。出土大量陶片, 分夹砂和泥质两种, 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 达91.18%, 泥质陶仅占8.82%。陶色以黑皮陶为主, 占比高达36.39%, 其中黑皮褐胎陶占比为33.12%, 其次为灰褐色、灰色和褐色, 所占比例分别为21.28%、15.37%和13.1%。陶片以素面为主, 所占比例达94.84%, 主要纹饰有旋纹、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为主, 其次为高柄豆、圈足、子母口壶, 另有少量盘口罐、圈足罐、敛口瓮、矮领瓮、侈口缸、溜肩盆、敞口壶、小平底盘、高圈足杯、豆形器、器盖、器耳、器底等。

#### (1) 陶器

小平底罐 9件。大部分为夹砂陶。多残存口部。标本H4:10, 夹砂灰褐陶。残存口、肩、腹部。侈口, 卷沿, 尖圆唇, 圆溜肩。素面。口径16、残高7.4厘米(图二一:1)。标本H4:23, 夹砂黑皮灰陶。残存口部。侈口, 卷沿, 方唇, 圆溜肩。素面。口径16、残高4.6厘米(图二一:2)。标本H4:13, 夹砂灰褐陶。残存口部。侈口, 沿部明显变高, 尖圆唇, 窄溜肩。沿外饰一道凸弦纹。口径11、残高4厘米(图二一:6)。

矮领瓮 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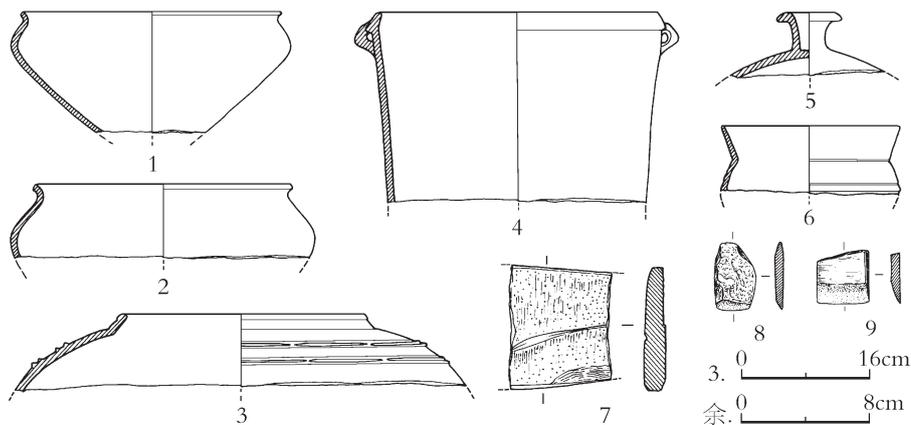


图二〇 H4 平、剖面图

H4:36, 夹砂灰褐陶。残存口部。敛口, 厚圆唇, 矮领, 广圆肩。肩部饰两道铁轨状附加堆纹。口径30、残高8.8厘米(图二一:3)。

子母口壶 4件。均为夹砂陶。残存口部或腹部。标本H4:12, 灰褐陶。残存口部、肩部及上腹部。子母口, 口部微内敛, 尖圆唇, 近直颈, 上部微外鼓, 肩部饰半圆形小耳。素面。口径17.5、残高11.8厘米(图二一:4)。

器盖 5件。均为夹砂陶。多残存盖腹部。标本H4:24, 夹砂黑皮褐陶。残存盖纽和少量盖腹部。圆圈状纽, 纽部沿面外卷, 短颈。素面。残高4厘米(图二一:5)。



图二一 H4 出土器物

1、2、6. 小平底罐 (H4:10、H4:23、H4:13) 3. 矮领瓮 (H4:36) 4. 子母口壶 (H4:12) 5. 器盖 (H4:24) 7. 砺石 (H4:39) 8、9. 石铤 (H4:38、H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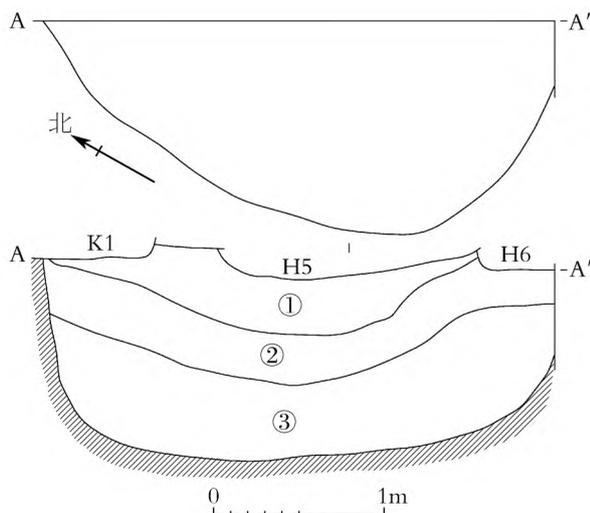
## (2) 石器

砺石 1件。H4:39, 较薄, 一面有因磨砺形成的条状浅凹槽, 两侧面打磨平滑, 其余为自然断面。长7.8、宽6、厚1.3厘米(图二一:7)。

石铤 2件。H4:38, 平面略呈梯形, 上窄下宽。两面较平, 未经磨制, 有明显琢打痕迹, 两侧平直, 刃部经细致打磨, 两面刃, 刃部较锋利。长4.4、顶宽1.2、底宽2.2、厚0.6厘米(图二一:8)。H4:37, 顶部残断, 平面略呈长方形。两面打磨光滑, 两侧平直, 一侧上下分别可见一道切割痕, 单面弧刃。残长3.1、底宽3.1、厚0.6厘米(图二一:9)。

## 4.H7

位于T1北部, 部分延伸进北隔梁。开口于⑩层下, 被K1、H5、H6打破。坑口距地表1.45米。平面近半圆形, 直壁, 圜底, 坑壁及



图二二 H7 平、剖面图



图二三 H7(西南→东北)

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长径3、短径1.25、深1.2米(图二二、图二三)。出土陶片较多, 分夹砂和泥质两种, 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 达76.96%, 泥质陶仅占23.04%。陶色以黑皮陶为主, 占比高达40%, 其中黑皮褐胎陶占比为36.48%, 其次为灰褐色, 所占比例为22.4%。陶片以素面为主, 所占比例达90.72%, 主要纹饰有粗绳纹、旋纹、弦纹、附加堆纹、瓦纹等。可辨器型以高柄豆、小平底罐为主, 另有少量盘口罐、圈足罐、敛口瓮、溜肩盆、敞口壶、高圈足杯、盃、豆形器、尊形器、器盖、器耳、圈足等。

H7填土可分为三层:

第①层 青灰色黏土, 土质较松软, 略含沙, 包含较多炭屑。陶片较多。厚0.04~0.33米。

第②层 灰色黏土, 含沙。陶片较多。厚0.19~0.38米。

第③层 褐色黏土, 较纯净。陶片较少。厚0.29~0.62米。

## (1) 陶器

盘口罐 1件。H7:36, 泥质黑皮褐陶。残存口部及上腹部。宽折沿, 沿面内凹, 圆唇, 唇部外侧加厚, 斜腹微鼓。腹部饰细绳纹。口径20、残高7厘米(图二四:3)。

高柄豆 9件。标本H7:13, 夹砂褐陶。残存圈足。呈喇叭状, 圆唇外侧加厚。素面。足径14、残高6.2厘米(图二四:4)。标本H7:17, 泥质灰褐陶。残存豆柄。整体矮胖, 中部较粗。中部饰三条凸棱纹, 并于凸棱纹之间饰两圈镂空。残高11.8厘米(图二四:14)。

高圈足杯 3件。均为泥质陶。标本H7:6, 灰陶。残存口部。侈口, 尖唇微外撇, 斜腹。素面。口径16、残高5厘米(图二四:6)。

器盖 5件。均为素面。标本H7:33, 泥质灰陶。残存盖腹部。唇外侧加厚, 弧腹。盖径16、残高2.4厘米(图二四:9)。

## (2) 石器

石璧坯料 1件。H7:37, 残断, 平面略呈

半圆形。两面未经打磨，一面可见轻微的弧形钻孔痕迹，未钻透。残长7、残宽3.4、厚0.8厘米（图二四：15）。

#### 5.H8

位于T2西南角，部分延伸进西壁。开口于⑧层下，打破H10。坑口距地表1.33米。平面近方形，斜壁，圜底，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边长约0.85、深0.44米（图二五、图二六）。出土陶片较多，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达92.59%，泥质陶仅占7.41%。陶色以黑皮陶为主，占比为37.03%，其中黑皮褐胎陶占比为24.07%，其次为灰褐色，所占比例为35.19%。陶片以素面为主，所占比例达94.44%，偶见粗绳纹、旋纹。可辨器型有小平底罐、圈足罐、敛口瓮、高柄豆、子母口壶、尖底杯、器盖、圈足等。

H8填土可分为二层：

第①层 黄色黏土，土质致密。陶片较多。厚0.2米。

第②层 黄色黏土，偏灰，土质较松软，湿

度较大，包含大量炭屑。陶片较多。厚0.26米。

小平底罐 2件。均为夹砂陶。保存状况较差，仅存口沿及肩部。侈口，卷沿，圆耸肩，肩部较高，肩、腹部交接处上移。素面。标本H8：9，黑皮灰陶。方唇。口径16、残高6.4厘米（图二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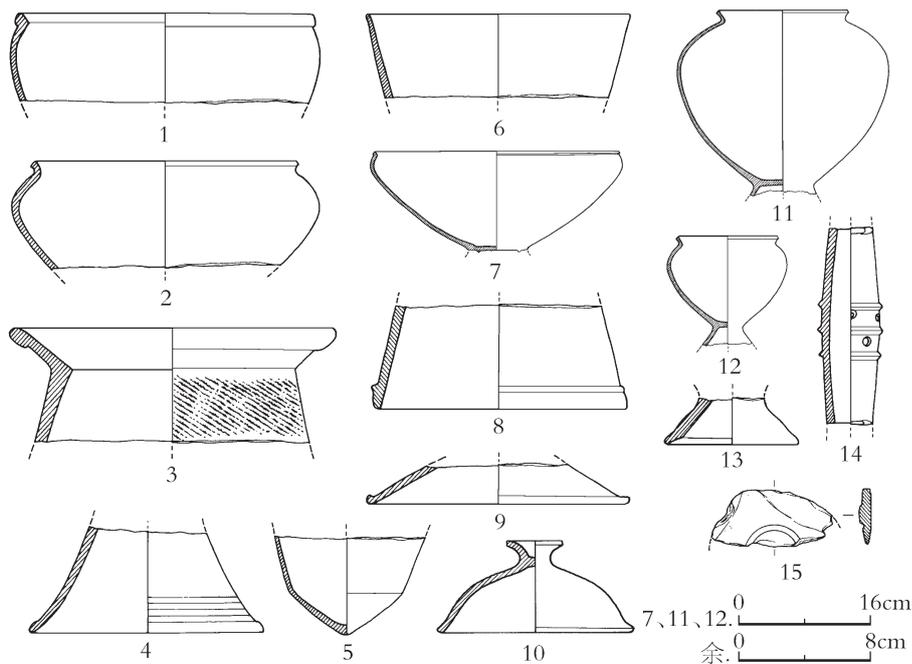
圈足罐 7件。均为夹砂陶。素面。标本H8：18，灰褐陶。方唇，唇下略内凹，圆鼓肩，腹部较浅，圈足残，仅见圈足接缝。口径30、残高11.5厘米（图二四：7、图二七：3）。标本H8：12，灰褐陶。保存状况较差。敞口，卷沿，沿面内弧明显，方唇，圆耸肩。口径16、残高21.7厘米（图二四：11、图二七：1）。标本H8：15，黑褐陶。保存状况较好，部分完整。敞口，卷沿，沿面微内弧，方唇，圆耸肩。口径12.5、残高13.4厘米（图二四：12、图二七：2）。标本H8：1，红褐陶。保存状况较好，存圈足。宽沿，沿部内凹，斜腹，平底。足径8、残高3厘米（图二四：13）。

敛口瓮 3件。均为夹砂陶。仅存口沿。敛

口，方唇，窄溜肩。素面。标本H8：2，灰褐陶。保存状况较好。唇部整体突出于肩部。口径18、残高5.4厘米（图二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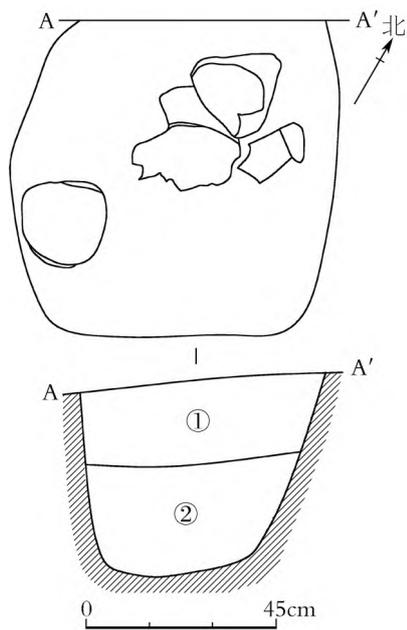
尖底杯 3件。均为泥质陶。仅存腹底部。腹部折棱在腹下部，折棱不明显，尖底。素面。标本H8：16，灰陶。保存状况较差。残高5.8厘米（图二四：5）。

器盖 1件。H8：8，夹砂黑陶。略残。圆圈形纽口部外卷，沿面较平，尖圆唇，短颈，圆弧腹，底口较



图二四 H7、H8 出土器物

1. 敛口瓮（H8：2） 2. 小平底罐（H8：9） 3. 盘口罐（H7：36） 4、14. 高柄豆（H7：13、H7：17） 5. 尖底杯（H8：16） 6. 高圈足杯（H7：6） 7、11~13. 圈足罐（H8：18、H8：12、H8：15、H8：1） 8. 圈足（H8：11） 9、10. 器盖（H7：33、H8：8） 15. 石壁坯料（H7：37）



图二五 H8 平、剖面图



图二六 H8 (东→西)



1



2



3



4

图二七 H8 出土陶器

1~3. 圈足罐 (H8 : 12、H8 : 15、H8 : 18) 4. 器盖 (H8 : 8)

敞并外卷。素面。盖径11.8、残高5.5厘米 (图二四 : 10、图二七 : 4)。

圈足 1件。H8 : 11, 夹砂灰褐陶。保存较完整。圆唇, 沿部加厚, 斜腹。素面。足径15.4、残高6.4厘米 (图二四 : 8)。

## 6.H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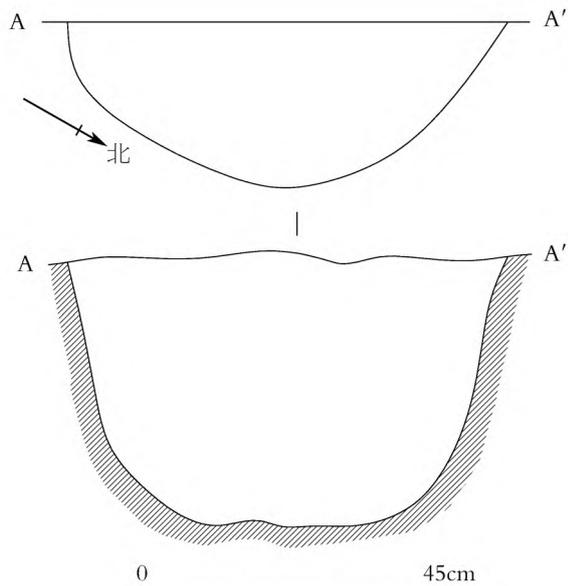
位于T2西南角, 部分延伸进南壁。开口于⑧层下。坑口距地表1.4米。平面近半圆形, 斜壁, 平底, 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直径0.68、深0.38米 (图二八)。坑内填土为灰黑色黏土, 夹炭屑, 土质较松软。出土少量陶片, 分夹砂和泥质两种, 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 达78.18%, 泥质陶仅占21.82%。陶色以黑皮褐胎陶为主, 占比为43.64%, 其中泥质黑皮褐胎陶占比为18.18%, 此外灰褐色和红褐色陶分别占比16.36%和12.73%。陶片均为素面。可辨器型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器盖、圈足等。

高柄豆 2件。标本H9 : 3, 泥质黑皮褐陶。残存盛部。呈喇叭状, 口部微向外卷, 下腹部有折棱。素面。口径15.5、残高4.3厘米 (图二九 : 1)。

## 7.H10

位于T2南部, 部分延伸进南壁、西壁及东隔梁。开口于⑩层下, 被G3、H8打破。坑口距地表1.5米。平面形状不明, 斜壁, 圜底, 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长径4、短径2、深0.87米 (图三〇)。出土大量陶片, 分

夹砂和泥质两种, 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 达79.54%, 泥质陶仅占20.46%。陶色以黑皮陶为主, 占比为40.47%, 其中夹砂黑皮褐胎陶占比27.5%, 其次为灰褐色, 所占比例为29.22%。陶片以素面为主, 所占比例达92.97%, 另有少量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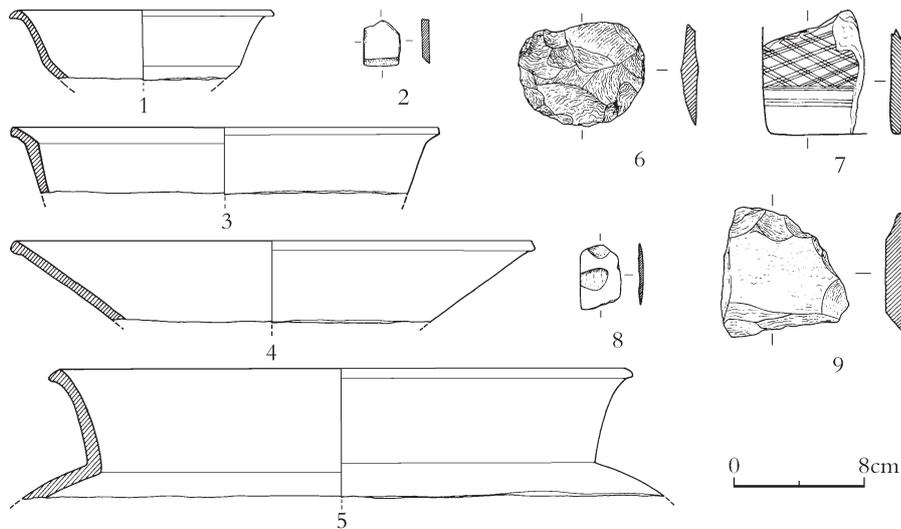
图二八 H9 平、剖面图

纹、粗绳纹、细绳纹、弦纹、划纹等。可辨器型以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为主，其次为敛口瓮、圈足罐、溜肩盆、深腹盆、细颈壶、小平底盘、豆形器、高圈足杯、器盖等。

H10填土可分为四层：

第①层 黑色黏土，土质较松软，夹炭屑。陶片较多。厚0.12~0.4米。

第②层 黄褐色淤沙土。陶片较少。厚0~0.15米。



图二九 H9、H10、H22 出土器物

1.高柄豆(H9:3) 2.石锤(H10:43) 3.窄沿盆(H10:31) 4.小平底盘(H10:38)  
5.侈口缸(H22:2) 6、9.石壁坯料(H10:44、H10:45) 7.石璋(H10:46)  
8.石片(H10:42)

第③层 青褐色淤泥，极黏。陶片较少。厚0~0.25米。

第④层 灰褐色沙土，土质松软，夹零星炭屑。陶片极少。厚0~0.12米。

#### (1) 陶器

窄沿盆 1件。H10:31，夹砂黑皮褐胎陶。仅存口部残片。侈口，折沿，沿面斜直，方唇，斜直腹。素面。口径26、残高4厘米(图二九:3)。

小平底盘 1件。H10:38，夹砂黑皮褐胎陶。仅存口部和上腹部残片。敞口，方唇，唇外部有加厚，斜直腹。素面。口径32、残高5厘米(图二九: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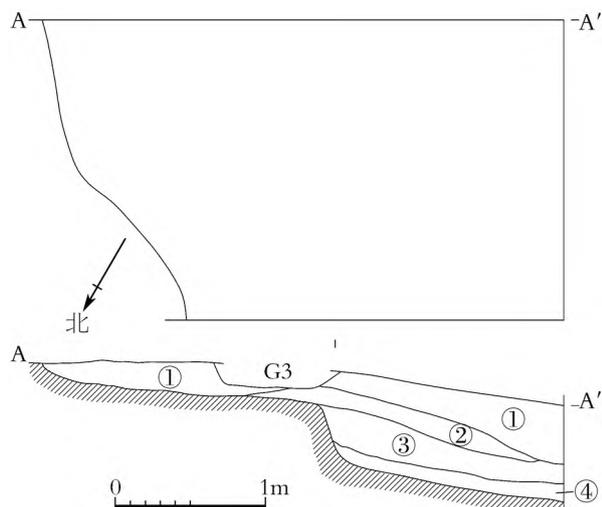
#### (2) 石器

石片 1件。H10:42，平面呈不规则形，一面略经打磨，一侧边较平直，疑似切割所致。长3.9、宽2.5、厚0.3厘米(图二九: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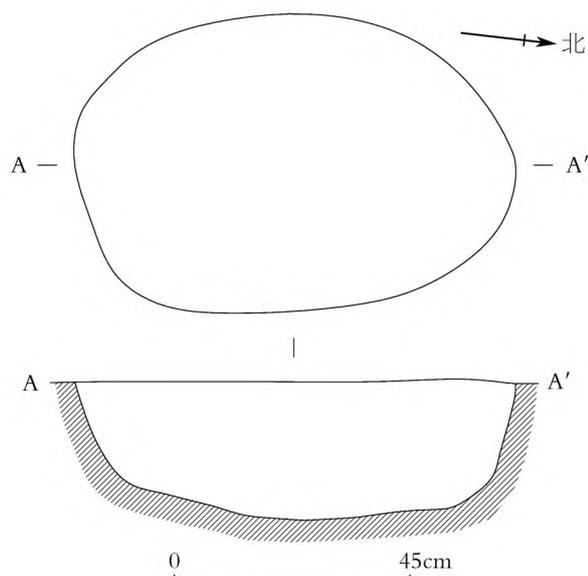
石壁坯料 2件。H10:44，整体经打成圆形，部分残断。两面和边缘还未经磨制，在两面上仍可见多个片疤。直径7.5、厚1.1厘米(图二九:6)。H10:45，残断，平面呈扇形。一面略经打磨，有少量擦痕，边缘未经磨制，琢打痕迹清晰。长8.16、宽7.92、厚1厘米(图二九:9)。

石璋 1件。H10:46，残损严重，仅剩柄部底端，平面略呈倒梯形。两面均磨制光滑，并在柄上半部刻划有三条细线纹组成的交错平行线纹，近底端还有两组横向平行弦纹，其中靠上的一组与交错平行线纹相接。残长7.6、残宽6.3、厚0.7厘米(图二九:7)。

石铍 1件。H10:43，顶部残断，条形。两面打磨光滑，一侧



图三〇 H10平、剖面图



图三一 H22平、剖面图

平直，一侧略向外鼓，单面弧刀。长2.9、底宽2.1、厚0.4厘米（图二九：2）。

#### 8.H22

位于T3北部。开口于⑨层下。坑口距地表1.5米。平面近椭圆形，斜壁，圜底，坑壁及底部均无加工痕迹。口部长径0.84、短径0.56、深0.25米（图三一）。坑内填土为灰褐色黏土，略夹紫斑，土质较紧密。出土零星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其中夹砂陶所占比例较高，达86.11%，泥质陶仅占13.89%。陶色以灰褐色和黑皮陶为主，分别占比36.12%和30.55%。陶片均为素面。可辨器型仅有高柄豆、侈口缸、深腹盆、

器盖。

侈口缸 1件。H22：2，夹砂黑皮褐陶。残存口部。侈口，方圆唇，领部微卷，溜肩。素面。口径34.5、残高8厘米（图二九：5）。

### 三 结语

本次发掘所获遗物数量较多，包括大量陶片与石器。尤其是陶器种类丰富，包括喇叭口罐、敞口花边罐、盘口罐、高领罐、深腹罐、小平底罐、圈足罐、敛口瓮、侈口瓮、矮领瓮、豆形器、高柄豆、子母口壶、敞口壶、细颈壶、敞口缸、侈口缸、深腹缸、宽沿盆、溜肩盆、浅腹盆、深腹盆、小平底盘、尖底杯、高圈足杯、尊形器、折沿尊、觚形器、细颈钵、斜腹钵、盃、器盖、器耳、圈足等。根据堆积早晚关系，新旧器型的更迭，原有器类不断减少消失，新器类零星出现，以及纹饰组合的更迭，可以将本次发掘所获遗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第⑩、⑪、⑫、⑬层和H4、G3、H10、H6、H7等堆积单位为代表，陶器的主要类型为喇叭口罐、敞口花边罐、盘口罐、高领罐、深腹罐、小平底罐、圈足罐、敛口瓮、矮领瓮、豆形器、高柄豆、子母口壶、敞口壶、细颈壶、敞口缸、侈口缸、宽沿盆、溜肩盆、浅腹盆、深腹盆、小平底盘、高圈足杯、尊形器、折沿尊、细颈钵、斜腹钵、盃、器盖、圈足，不见侈口瓮、深腹缸、尖底杯、觚形器等器型。花边纹与瓦纹为本阶段独有。

第二阶段：以第⑨层及其下H2、H3、H20、H22、H23等堆积单位为代表，新出现陶侈口瓮、深腹缸、觚形器等器型，不见敞口花边罐、盘口罐、深腹罐、宽沿盆、细颈钵、瓮、尊形器、折沿尊、敞口缸等器型。

第三阶段：以第④、⑤、⑥、⑦、⑧层及G2、H1、H8、H9、H21等堆积单位为代表，新出现陶尖底杯、喇叭口罐，不见敞口花边罐、盘口罐、深腹罐、侈口瓮、敞口壶、细颈壶、敞口缸、深腹缸、宽沿盆、溜肩盆、浅腹盆、小平底盘、觚形器、尊形器、折沿尊、细颈钵、斜腹

钵、盃等器型。本阶段新出现菱纹和凸棱纹，戳印纹、绳纹+旋纹、刻划+镂孔等则消失不见。

第一阶段陶器种类最为丰富，型式也较为多变。第二阶段器类略有增减，其中第二阶段消失的花边口沿罐具有较明显的年代特征。第三阶段则以原有器型消失为主，新增尖底杯具有明显年代特征，与第二阶段存在较大差别。此外，各阶段共有器类所占比例亦有所区别，如圈足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三阶段分别占9%、12%、15%。圈足罐的比例亦逐步上升，三阶段分别占2%、6%、8%。而小平底罐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三阶段分别占39%、34%、23%。高柄豆所占比例亦不断下降，三阶段分别占24%、16%、15%。

此外，各阶段的陶器形制特征也有区别。如尖底杯由第二阶段的腹部折棱明显，位置较高转变为第三阶段的折棱不明显，折棱位置下移；敛口瓮唇部突起逐渐明显，到第三阶段晚期更是突起似矮直口，肩部也从溜圆肩、圆肩逐步转变为耸肩；圈足罐敞口逐渐内收，肩部也由第一、第二阶段的溜肩逐步转变为第三阶段的耸肩，同时第三阶段圈足罐沿面明显内凹；高柄豆豆柄可分为纺锤形和直筒状两种，纺锤形豆柄仅在第一阶段发现，直筒状豆柄则从粗直筒状逐渐演变为两端细，中间鼓起。

综上所述，从陶器组合、陶系、纹饰和形制特征来看，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城墙南侧地点商周时期遗存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二、三阶段差别明显，一、二阶段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可据此将该地点商周时期遗存分为三期。各期内也存在略微差别，第一期可根据敛口瓮的式别变化分为早、晚两段，第三期也可根据尖底杯的式别变化分为早、晚两段。因此，本地点商周时期遗存可大致划分为三期五段。

一期1段遗存以H7最为典型，所出纺锤状高柄豆豆柄与郎家村T2954⑥层出土同类器基本一致。郎家村简报认为⑥层年代“约当商代早、中之际”<sup>[5]</sup>，我们曾对郎家村地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期研究，认为郎家村⑥层“年代相当于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下层，整体属于二里头晚期至早商

偏早阶段”<sup>[6]</sup>。综合而言，本地点一期1段年代约当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下层。

一期2段以第⑩层为代表，可资对比的材料较少，不过本段出土的小平底罐整体偏矮胖、窄耸肩、素面，与我们所划分的金沙遗址二期3段同类器基本一致，而金沙遗址二期3段年代大致为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sup>[7]</sup>，本段年代亦同。

二期3段所出小平底罐、矮领瓮、子母口壶等无论是器类构成以及形制特征，抑或是陶质、陶色、纹饰的构成比例，都与青关山H105<sup>[8]</sup>、新药铺H22和第⑤层<sup>[9]</sup>以及月亮湾小城南城墙⑨a层<sup>[10]</sup>相近。如本段所出小平底罐与新药铺H22的器型特征基本一致，子母口壶及高柄豆细高柄上部微外鼓的特征则与青关山H105同类器基本一致。青关山H105与新药铺H22年代相当，均为殷墟二期，本地点二期3段年代也应该与之相仿，大致相当于殷墟二期。

三期根据尖底杯形制变化划分为早、晚两段，其中三期4段所出尖底杯腹部折棱在腹下部，折棱明显，与星河西H7094<sup>[11]</sup>出土同类器一致。我们曾对星河西地点进行分期年代研究，认为星河西H7094属于星河西地点二期2段，年代大致为西周早期<sup>[12]</sup>，如此，本地点三期4段年代也应与之相当，为西周早期。

三期5段所出尖底杯腹部折棱明显下移，且折棱不明显，与星河西T4⑤层出土同类器一致。根据我们对星河西地点的分期研究，星河西T4⑤层年代大致为西周中期。则本地点三期5段年代亦应同为西周中期。

本次发掘地点从⑩层开始进入河泥淤积层，其下尚有黄沙层、粗沙层和卵石层，经钻探得知卵石层距地表约4米。结合2012年此区域的调查勘探成果，我们认为该地点可能是月亮湾小城南城壕所在。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未能明确城壕的开口层位，无法从层位关系上对城壕的始建年代和废弃年代做出准确判断，而所获遗存从堆积性态来看，也仅有第⑩层及其下为淤泥层和沙土层，纯净且未发现遗迹堆积，明确属于城壕内的堆积。第⑩层之上的堆积无法有效界定城

壕内外归属,这为本次确定城壕的年代造成了障碍。不过,根据一期1段的年代可早至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下层,则城壕最迟在此时已经形成。此外,月亮湾南城墙在殷墟二期仍然有增筑修补的痕迹<sup>[13]</sup>,三星堆城址城墙多为堆筑,土料未见明显筛选,应是就地取材,因而,在修补城墙同时对城壕进行清理以作为城墙土料来源是很有可能,也就是说,在殷墟二期月亮湾小城南城壕大概率尚在使用中。

此外,本次发掘地点西约60米为三星堆西城壕南北两段之间的豁口,豁口宽约34.5米。2005年3—4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豁口进行了解剖试掘,初步判定为水门<sup>[14]</sup>。本次发掘发现并确认了可与之相连通的月亮湾小城南城壕,由此可基本确定该豁口确为水门,连通着三星堆西城壕外城壕与月亮湾小城南城壕,并有可能向东与月亮湾城墙东侧城壕及仓包包城壕相通,形成三星堆古城内外发达的水道系统,或许兼具防御与水运交通功能。

项目负责人:雷雨

发掘:乔钢 冉宏林 罗泽云 吴长元

段家义 焦中义

整理:冉宏林 曾俊 许丹阳 傅悦

徐诗雨 任亚飞 程独伊 郜凯玮

秦博 杨镇

摄影:江聪 段家义 罗泽云

绘图:罗泽云 冉宏林 焦中义

执笔:乔钢 傅悦 冉宏林 雷雨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马屁股城墙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5期。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H105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

[3] 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46~5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城墙2015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3年第6期。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183、215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6] 冉宏林:《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6期。

[7] 冉宏林:《金沙遗址分期再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三辑,第97~145页,科学出版社,2021年。

[8] 同[2]。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新药房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7年第2期。

[10] 同[4]。

[1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9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 冉宏林:《金沙遗址分期再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三辑,第97~145页。

[13] 同[4]。

[14]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考古大事纪要》,《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